

制振妙方，巧為上策

Origin Live Gravity Two

文 | 林哲宏

在書齋裡鋪開一張宣紙，執筆之前，總要先取一方鎮紙壓住紙的一角，風一吹也不再掀起，筆鋒才能穩穩落下。黑膠世界裡也有一件同樣道理的配件：唱片鎮。市面上的大多數唱片鎮走的是相同的設計思維，塊頭越大越好，靠死重把整張唱片與轉盤融為一體。但Origin Live認為當唱針尖划過溝槽的每一瞬間，唱片與唱針纏綿之際泛起的細微振動，才是真正該消弭之處。先前Origin Live推出第一代Gravity One時，就已經做到不靠死重也能讓中高頻自由呼吸，但Mark Baker沒有就此停歇，接下來幾年持續實驗材料組合，把整套結構打掉重練，才有了眼前這顆Gravity Two，目標是在保留一代優點的前提下，把低頻延伸得更深，把中頻養得更豐潤。

安定的巧勁

我第一次見到Gravity Two，是在今年TAA音響展美德聲的展間，老闆現場示範播放中隨手把它拿起再放下，轉速完全不受影響。這番操作讓我看得愣怔，原本設想這麼直接的動作應該會讓唱盤瞬間產生速度變化或不穩定，結果轉速穩得讓我意外，後來親手拿到實體才理解到，這點重量本來就翻不起什麼風浪。多數玩家對唱片鎮的疑慮，是擔心那股重量拖累轉速，尤其懸浮式唱盤，馬達本來就沒有餘裕背負額外的負擔。Gravity Two直僅約七十克，掂在手上幾乎沒有份量感，比起市面上同類產品動輒兩三百公克起跳的規格，可說是輕如鴻毛。

Gravity Two的結構，其實是Gravity One做法整個翻新過的成果。Gravity One靠幾片木料與壓克力螺絲鬆散卡榫

組成，握著上蓋，下半部甚至能感覺到微微的抖動，這種寬鬆本來就是設計的一部分。這一代把材料選擇再往前推了一步，外殼換成新選的抗共振聚合物，加上結構肋提升剛性，內部除了木料、複合材料、聚合物，多了一批精密切割出特定輪廓的輕量金屬件，層與層之間依然留有間隙，搖一搖照樣聽得到細微的碰撞聲，只是材料的選擇更講究，切削的輪廓也更精細。這套邏輯跟同廠的Strata唱盤墊如出一轍，一個壓在唱片上頭，一個墊在唱片下頭，靠的都是材料間的默契，這種以巧代重的性格，我猜想說不定就是Mark Baker那段造艦生涯留下的痕跡。

重塑形體

這次試聽我用的類比系統是Technics SL-1500C內建唱放，搭

規格

Origin Live Gravity Two。產品類型：唱片鎮。尺寸：直徑70mm，高40mm。重量：約70公克。外殼：抗共振聚合物。內部構造：精密切割輕量金屬件配木材、複合材料與聚合物分層組合。參考售價：9,500元。進口總代理：美德聲（02-23651968）。



- Gravity Two的包裝走低調路線，霧黑紙盒上僅以燙銀線條勾出品牌圈標與產品名稱，「Made in the UK」低調印在一角，開箱前就能感受到原廠對這顆七十公克小東西的講究。



- 說明折頁上同樣印著品牌圈標，三圈「ORIGIN LIVE」環繞著品牌縮寫；本體頂面則把其中一圈文字換成「GRAVITY TWO」。



- 隨附的說明折頁，原廠特別註明內部零件刻意設計成鬆動的狀態，彼此輕觸而非鎖死，提醒使用者不必為搖晃時的細微碰撞聲擔心；Gravity Two的底部能看到外殼側邊刻意鏤空一圈溝槽來減輕重量，底部則是氈墊與同心圓刻度盤層層疊起。

版，我聽的是第三樂章。這個樂章本就寫得急切躁進，加上Gravity Two之後，那股急切多了幾分鏖氣，小提琴的運弓帶著侵略性撲面而來，運弓下壓的每一瞬間都帶著松香擦過琴弦的粗糲感，顆粒感明顯增強。最直接的變化在於小提琴與鋼琴之間的前後距離被拉開了，兩件樂器原本疊在同一個平面上，此刻小提琴像是往前跨了半步，鋼琴退到它身後半步的位置，各自站定，層次分明。

營構空間

最後一張是殷巴爾指揮法蘭克福廣播交響樂團的史克里亞賓第一號交響曲，Philips版，聽的是第六樂章。這個樂章編制龐大，加入獨唱與合唱團，是整套交響曲裡聲部堆疊最密的段落。加上Gravity Two，女高音獨唱像是被打了一束聚光燈，人聲格外通透，長笛的對唱銀亮若明鏡。樂章後段的合唱賦格最見真章，聲部一層疊著一層，女高音、女中音、男聲各自的輪廓與樂團各聲

部形成如雲山水般的美景，空間感在Gravity Two的助力下維持得相當完整，一旦拿掉，這些輪廓瞬間收攏，層巒疊嶂塌縮成一面攤平的屏風上的山水畫，原本能一眼望穿的前後層次，變成了貼在同一個平面上的圖案。

這三片測試下來，我覺得Gravity Two帶來的改變主要集中在形體感、音場的深度、前後層次的分離度提升明顯，音場的寬度倒沒有太顯著的提升。這也讓我想起上一期評測的Strata唱盤墊，如果讓Gravity Two一起搭配使用，一個從上面安定，一個從下面消散，或許會有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

巧為上策

紙鎮壓的是紙，安的卻是寫字的人，讓筆鋒能安心落下，一筆一畫不必分神去看紙有沒有移位；Gravity Two壓的是唱片，安的卻是唱針，讓它能安心讀出溝槽裡那些細微的訊息，一圈一圈毫無保留地交出去。七十公克，巧字當頭，唱針落下之前，先讓Gravity Two穩穩坐定，透過結構設計的巧勁消弭細小振動，方能幻化出碟片中最真實的聲景。A

配Ortofon Red唱頭，第一張放上轉盤的是布蘭登爾與海汀克指揮阿姆斯特丹皇家音樂廳管絃樂團的布拉姆斯第二號鋼琴協奏曲，聽第三樂章。這個樂章由大提琴獨奏開場，鋼琴隨後加入對話，是全曲最內斂的段落。加上Gravity Two之前，大提琴的音色像一團棉花糖，寬鬆柔軟卻沒有立體感，放上Gravity Two後，糖絲縷縷收束變成了龍鬚糖，線條感清清楚楚地立在那裡，如泣如訴的旋律則似雨後的虹影。更明顯的是空間格局的變化，鋼琴觸鍵的殘響原本像雨滴落在自家門前的小水窪，加上之後，那片水窪忽然放大成了國王湖，漣漪一圈圈往外推開，遠處山巒的倒影跟著在水面上輕輕晃動，同樣一滴雨，映出的景色與縱深截然不同。

再來是Jean Mouillère與Jean Hubeau合作的舒曼第一號小提琴奏鳴曲，Erato